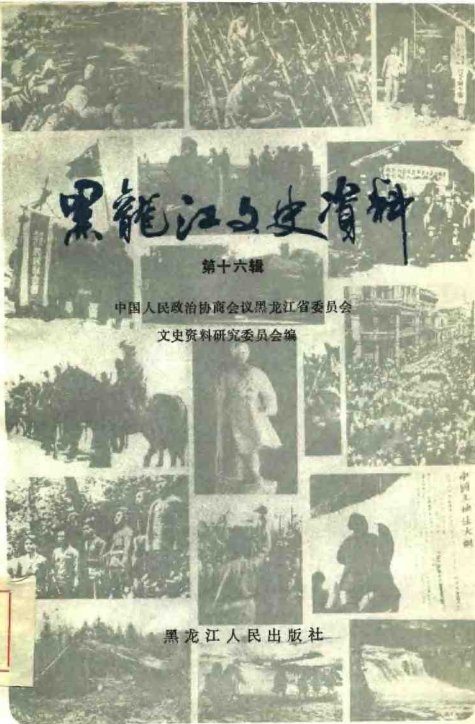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0.6

5

K250.6

43

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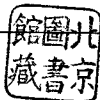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哈尔滨



B143.06

责任编辑：刘文新

蒋兰香

杨南欧

高建新

封面设计：蒋明

封面题字：周慧珏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水利专科学校铅印室印刷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 6/16 字数14,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10931·173 定价：0.91元

目 录

全总代表在我家开会·····	柴 好 (1)
哈尔滨工人最早纪念“五一”节·····	张福山 (9)
开创嫩江、兴安游击区·····	王明贵 (16)
抗联三军西征纪事·····	张光迪 (27)
回忆抗联六军戴洪宾军长带队到苏联 去求援的原因和后果·····	徐文彬 (38)
整编地方武装 壮大抗日力量·····	高玉斌 (50)
爱的种子·····	梁铭岫 (58)
出奇制胜拔“钉子”·····	张泉山 (62)
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	夏凤林 (67)
三修烈士墓·····	钮景芳 (74)
土炮攻宾州·····	宾征办 (79)
八岔赫哲族人民反抗日寇迫害实录·····	尤志贤 (82)

回忆抗联的艰苦岁月·····	刘云阁 (87)
回忆嫩江剿匪斗争·····	张汉丞 (116)
在龙江、甘南剿匪片断·····	裔国礼 (142)
李三店区公安中队叛变始末·····	杨海桥 (154)
奔袭鹿道村·····	辛秀廷 (174)
回忆哈宾公路西段的战斗生活·····	刘庆禄 (183)
刘凤岐生擒伪省长·····	曲广德 (197)

全总代表在我家开会

崇 好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初，我从老家山海关逃荒到了哈尔滨。同年三月进了三十六棚工厂（即哈尔滨车辆厂前身），做剥错工人。三十六棚工厂是沙俄统治下中东铁路的附属工厂，当时叫中东铁路总工厂。在这个工厂做工的除了中国工人外，还有一部分俄国工人，他们是在修建中东铁路时从俄国国内招来的。我们中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沙俄殖民者的斗争中，结下了友谊，并成了战友。那时，俄国工人在国内革命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七年初，就已经有了工会组织，名字叫中东铁路职工联盟会，也有叫它职工联合会的，有不少中国工人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在工厂里认识了几个俄国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加入了联盟会。入会后，还发给一个带有列宁像和镰刀斧头的会员证。职工联盟会实际是在哈尔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联盟会成立前，中俄工人举行罢工或同沙俄统治者进行斗争时，多数都是工人自发搞起来的。自从有了联盟会，所有工人斗争都是在职工联盟会领导下进行的。所以，铁路当局和中国军阀把中东铁路职工联盟会称为赤化团体，特别害怕中国工人加入进去。为了笼络中国工人，于一九一八年由中东铁路督办公署出面，也给中国工人成立一个所谓“工会”，取名为中东铁路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还强令已加入到职工联盟会的中国工人全部退

出，统统加入工业维持会。工业维持会一开始就被工厂里的工贼所把持，它根本不为工人办事，更不能带领工人去为争取合法权利进行斗争。我虽然退出了联盟会，但是，也没加入工业维持会，在联盟会时发的那个会员证我一直保存着。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工厂进来一些新工人，有个叫李振岐^①的，被分到我们机器分厂当旋盘工，听他自己说曾在法国做过工，大家都叫他“法国李”。他技术有一套，又能说会道，善于交朋友，我和他很快就认识了。他家当时住在道里偏脸子，老李的妻子叫郭隆真^②，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也是一个爱说爱笑性格爽快的人。她热情诚恳，善于帮助别人，还懂得很多道理，工友们都愿意接近她。一些年轻的工友都亲切的叫她“大姐”。我比她大几岁，她很尊重我，每次见面都称我“柴哥”。我们在一起唠家常，说工厂里的事，一唠起来就没个完。她最感兴趣的是听我讲工人斗争的故事。我也喜欢听她讲国内外一些大事情，郭隆真知道的事情就是多。有一次，我把自已保存的联盟会的会员证拿给她看，没想到她对列宁的情况知道的那么多，通过郭隆真的介绍，使我对列宁这个伟大的人物有了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崇拜列宁。以后，在郭隆真的不断启发和开导下，我对共产党也逐渐有了认识。虽然她没说，可我心里能琢磨出谁是共产党的人。有一次，我在街上拾到一张传单，内容是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要霸占中东铁路，还提出打倒苏俄的口

注：①李振岐，又名李梅伍，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到三十六棚领导工人运动，在工作中搞托派活动，后被中共哈尔滨市委开除党籍。

②郭隆真同志，曾用名郭淑善、郭林一、郭隆贞等，天津“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〇年去法国勤工俭读，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八月派到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三〇年三月离哈去奉天担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书记，后调山东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被捕后遭杀害。

号。一看就知道这是出于反动的国民党军阀之口。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我曾听郭隆真讲过几次，说中东路事件是在帝国主义唆使下，国民党军阀肆意挑起的反苏反共事件。我们正直的中国人都要起来反对这一事件。我把传单拿给郭隆真看，她看过后对我说：

“我们要针锋相对，揭露敌人的阴谋。”说完她拿出一些传单让我看，有《为中东路事件告工友书》、《告全市父老书》、《告北满青年》，还有《白话报》、《真理画报》等油印刊物。郭隆真还交给我一部分传单让我拿到工厂里去散发，我欣然接受。第二天，我提早上班，秘密地把传单放到工友的衣服柜和工具箱里。工人们上班后就可以看到。以后，我好几次散发传单，任务完成的都很好，逐渐适应了搞秘密工作。郭隆真对我很信任，还经常分配我别的工作。我家住在道里正阳河三间房一带，这地方是三十六棚工厂的工人住宅区之一，又加上是独门独院，有时临时派来的同志没处住，就安排到我家住几天。我家没有孩子，只有我和我爱人两口，每次来人，我就打发她到娘家去住。那时候，在我家住过的有唐宏经^①，还有一个南方人老陈^②等，老陈在我家住的时间最长，我们还成了好朋友。当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懂得共产党秘密工作的规矩，不该让你知道的事，就别去打听。所以，那些曾在我家住过的人的职务和做些什么工作，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老陈或郭隆真借我家房子开会，我把房子让出来，躲出去，等他们开完会我才回家。他们开会有时让我放哨，有时也让我参加。

注：①唐宏经，现名唐韵超，当时是中共满洲省委工运委员，以后曾担任北满特委书记。

②老陈即孟用潜，当时是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后担任哈尔滨特委书记，1930年12月在哈尔滨被捕，1932年5月出狱后离哈。

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由于中东路事件的恶化，中苏两国发生了战争，结果中国方面战败，国民党军阀被迫与苏方讲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签订了《伯力协定》。按着《伯力协定》的规定，中东铁路必须恢复事件前的原状。特别是职工方面，以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为界，在此时间以后被开除的苏俄工人，全部恢复工作，为顶替苏俄工人而招用的白俄工人一律开除。可是国民党军阀却对白俄工人一个也不裁，而专裁工作年久的中国工人，造成大批中国工人失业。失业工人去找工业维持会要求给予帮助，但是，由于工业维持会的头头已被官厅收买，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这时老陈、郭隆真等人，领导成立了东铁失业工人复工团，掀起了大规模的失业工人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同时，还提出了推倒工业维持会，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的口号。可是，李振岐这个人却极力主张利用工业维持会去搞合法斗争，破坏和干扰郭隆真等人组建新工会的工作。正在这个紧要关口，听说全总派来了一位赵代表^①，直接领导三十六棚工人的斗争，使一度处于停顿状态的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这位姓赵的全总代表，还曾在我家开过会，当时的情形，使我难以忘怀。

那是一九三〇年阴历正月十四的早晨，我刚起床不久，正在院子里劈柴，听到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长袍的人，仔细一打量，原来是老陈，我赶快把他让进屋里。我知道这时候老陈来，一定有重要事情。老陈用眼睛扫了一下屋里，然后对我说：“我怕你去上工碰不上，所以起早来找你。”他说：“明天上午要在你家开个会，行吗？”我说：“行！今晚我就让你嫂子

注：①赵代表，即刘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赵之启到哈尔滨巡视工作，职务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9月，1930年1月两次来哈，最后一次是1930年3月离开哈尔滨的。

回娘家。”老陈又说：“总叫嫂子回娘家不太好，我看明天叫嫂子给郭大姐去看家吧。”老陈掏出五块钱给我，让我买些面包、肠子给开会的人当午饭。我知道老陈他们生活不充裕，怎么也没接他的钱。我没有问有谁来参加会和来多少人，因为这是规矩。当天下工后，我一下买了足够三十多人吃一顿的面包和香肠。这是我从老陈给五元钱推想到的，因为人少决不会让我把五元钱全花光。

第二天，是阴历正月十五，正是灯节，按着工厂规定要放假一日。吃完早饭，我把老婆送到偏脸子郭隆真家中，然后同郭隆真一起往回返。在路上我悄悄问郭隆真，是否全总赵代表也来，她点了一下头。当我们走到正阳河附近时，听到货郎的摇鼓声，郭隆真对我说：“你听，这是老陈来了，你快回家准备，我在门口迎接开会的人。”我回到家里，把炉子烧的旺旺的，为大家取暖烧水。不多一会，开会的人陆续进了屋，其中老陈、老唐，还有三十六棚、机务段等处的几个工人我认识，还有一些我不认识，听说他们是中东铁路沿线各站段的工人代表。他们当中有一位身材修长，双目炯炯有神的人，我猜想他可能就是全总代表。问了一下郭隆真，果然就是他。人到齐后，老陈让我把院子大门和屋门全关好，然后老陈宣布会议纪律。他对大家说：遇到紧急情况不要慌，可以下地窖躲藏；不许吸烟；不许中间退出。本来我烧了一些开水让大家解渴，老陈叫我预备一个碗，尽可能少喝水，谁渴急了喝点，这样做一是避免老去解手，二是有紧急情况好收拾现场。分给我和郭隆真的任务是轮流放哨，岗位是外屋玻璃凉庭里，透过玻璃观察外面的动静。这个会议主要是全总代表主持召开的，所以我同郭隆真商量，若全总代表讲话时一定让我听听，她同意。会议开始全总代表听大家汇报，大约过了半个钟

点，郭隆真来替我，说全总赵代表讲话了。我进屋在门口找个地方坐下，他已经讲了一小会儿。赵代表对前一段中东铁路和三十六棚工人复工运动，给予充分的肯定，接着讲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于工会的建立和代表权如何获得等问题。他讲得实实在在，都是我们工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话。我早年参加联盟会时，苏联工人讲的一些道理都是一知半解，这次听了全总代表的讲话，才弄明白了。最使我难忘的是全总代表，给我们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真是考虑的既细致又切合实际，为我们工人的斗争指出了方向，那五项要求的大意我还记得，第一，成立护工团。在工人积极分子中，挑选能够团结工友，又勇敢和不怕死的人组成。护工团实际上就是工人赤卫队的性质，用工人的武装来保卫新成立的工会，保卫工人领袖的安全，打击工贼的破坏和捣乱。第二，组织工人互济会。有了互济会这个组织，遇到天灾人祸，能够及时给生活困难的工人或家属以帮助，尤其对被工厂开除或被当局逮捕工人的家属，互济会首先要救济他（她）们。有了互济会组织，能够更广泛地团结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第三，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成立宣传队，建立小报社，出版报纸。第四，开办夜校，吸收工人参加学习文化，利用夜校做为发动工人参加工运斗争的活动场所。第五，巩固已成立的三十六棚新工会（叫工厂委员会），要尽快把中东铁路沿线站段的工会也成立起来，积极筹备成立中东铁路总工会。在此基础上，召开一次全哈市工人代表大会，为成立哈尔滨市总工会创造条件。全总代表足足讲了三个多钟头，大家感到教益很深。中午，大家就餐后继续开会，内容是座谈讨论。因为有些具体工作要落实，郭隆真必须参加，所以下午放哨的任务，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听说全总代表同大家谈的很

热烈。会开到下午五时多才结束，我把参加会的代表一个一个地送出门，最后只剩下郭隆真、老陈和全总代表时，老陈特意把我介绍给全总代表，赵代表亲切地同我握手，他很客气地说：“今天开会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我赶紧说：“不麻烦，赵代表为我们工人的事这么操劳，你辛苦了。”他笑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老陈在旁边说：“柴哥，有关你的情况，全总代表都知道。现在我们走了，你赶快收拾一下屋子去接大嫂吧。”这是在我家开会人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次会议以后，中东铁路和哈尔滨的工人运动，比以前更加活跃。全总代表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的逐渐得到实现。如三十六棚工人组织了护工团，虽是秘密活动，它确实发挥了作用。李振岐等人被捕后，直接威胁着郭隆真的安全，为了保证她的安全，我们经常为她转移住处，同时还派护工团团员保卫。有一次工业维持会肖会长，勾结官厅企图破坏新成立的工会，我们知道后，在一天夜里派护工团的团员捣毁了他的家，狠狠打击了工贼的气焰。在宣传鼓动方面，除开始在工人中传阅的《北满工人》刊物外，以后还以中东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的名义，创办了《火车头》小报，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当时在中东铁路工人斗争的影响下，市内各行各业工人，如皮鞋工人、成衣工人、油坊工人及老巴夺烟草公司工人等，都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

关于全总代表，我当时只知道他姓赵，他的职务和真实姓名，是解放后才知道的。一九四六年春，哈尔滨解放不久，有一天，我正在工厂干活，有一个身穿军装的中年同志来找我，后面还跟着警卫员。我一时记不起来了，那个同志看我认不出，忙笑着说：“柴哥，我是老陈啊，你好吗？”有十几年未见面了，确

实一下子认不得了。我把老陈请到家里作客，我老伴炒了几个菜，我们边喝边唠，这时老陈才把他和全总代表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我。原来，老陈叫陈文辉，也用过孟用潜名字，现在叫孟坚。一九三〇年前后在哈尔滨工作时，是市委书记。那位全总代表就是刘少奇同志，当时，他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以全总代表的身份，化名赵之启，由奉天来哈尔滨直接领导中东铁路地区的工人运动，那次在我家开会，是刘少奇同志第二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一九三〇年三月离哈尔滨回满洲省委。我还从孟坚同志那里了解一些郭隆真同志的情况，她也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以后离开哈尔滨的，先后在奉天和山东地区活动，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在济南遭到杀害。郭隆真同志是位好同志，是早期我们三十六棚工人同反动势力斗争的领导人。她深受工友们的敬佩，每当想起她时，我们都会增加无限的力量。三十六棚工人永远怀念她。

（张福山 刘洪涛整理）

哈尔滨工人最早纪念“五一”节

张福山

关于我国工人阶级什么时候开始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近几年一些报刊上登载的不少，而且说法也不一，多数人说一九二〇年北京工人五月一日的纪念活动，是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实际，据我们掌握，哈尔滨早在一九〇七年，中东铁路的工人就开始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它不仅有文献资料记载，而且还有亲自参加那次“五一”纪念活动的工人为见证。现在根据有关史料和老工人回忆，撰写了这篇哈尔滨工人最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情况。

一八九八年沙皇俄国强行在我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同时，决定在哈尔滨设立中东铁路的管理机构，并修建了装修机车车辆的中东铁路附属工厂——哈尔滨总工厂（后称三十六棚总工厂）。因而，哈尔滨成为当时中东铁路产业工人最集中最多的地方。一九〇三年中东铁路建成后，总工厂就有中俄工人三千余人，其次是哈尔滨机车库（即机务段）、车辆段、工务段、车站货物处及铁路印刷厂等处，总共有工人一万多。这些工人，除一部分是沙皇政府从其国内招募来的俄国工人外，大部分是从山东、直隶（今河北省）、吉林、奉天（今沈阳）招募来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被招来的中国工人，在沙俄的皮鞭下，长年累月从事牛马般的繁重劳动，工资低微，生活极其悲惨。

一九〇五年八月，为时一年半的日俄战争，以沙俄战败而告终，并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从而东北地区被日俄瓜分。长春以南的南满地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长春以北的北满一带，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沙俄帝国主义为了严密控制和镇压我东北北部地区的广大中国人民，加强对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殖民统治，从一九〇五年以来，在哈尔滨等地增设了行政警察局、法院、监狱和特务机关探访局等机构。同时，沙俄还把从辽南撤回来的八万俄国军队，也屯驻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沙俄侵略者除对我国东北地区掠夺外，还对中东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派驻武装军警监视和镇压工人。沙俄为弥补在日俄战争中的亏损，更加紧了对中东铁路工人的掠夺和盘剥，使广大中国工人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中东铁路的广大中国工人为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始终没有屈服。他们一直同沙俄侵略者进行着不停顿的斗争。同时，越来越多的俄国工人，在他们国内蓬勃发展的革命影响下，反抗沙皇统治势力的斗争也日益强烈。于是，在中东铁路以三十六棚为中心的中俄工人，在打击共同敌人——沙俄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联合起来了。

一九〇七年一月中旬，总工厂的俄国工人，为了纪念一九〇五年国内彼得堡罢工工人流血日两周年，准备举行一次罢工。由于走露了消息，被沙俄军警逮捕了十名俄国工人领导者，使一些俄国工人束手无策。中国工人得知后，立即活跃起来，他们怀着对沙俄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俄国工人兄弟般的同情，决定参加到俄国工人的斗争行列。中国工人愤怒地说：“俄国沙皇政府杀害了俄国工人兄弟，我们也不给他们干了。”当时，中国工人的

领头人叫吴泰，入厂前曾在俄国做过苦力，会说俄国话，因为他办事热心又有斗争经验，所以工人推举他为领导人。吴泰代表中国工人同俄国工人商量，为纪念彼得堡工人流血日和营救被捕俄国工人，决定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举行罢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一月二十二日这天，工人进厂后不久，电灯分厂的气管喷吐出的白色蒸气划破晴空，发出震耳的响声，这是预先商定的举行罢工的信号。随后各分厂的工人齐向工厂大帐房而来，一会儿，全厂数千名中俄工人都聚集到这里。工人们愤怒异常，大帐房门前广场上沸腾起来了。工厂大总管叫巴切罗夫，因长得肥胖工人都叫他“大碗油”。巴切罗夫原以为抓了十名俄国罢工工人头，就可防止罢工了。他见工人把大帐房围了个水泄不通，早已慌了神，他正要给他的主子铁路局长霍尔瓦特报告时，门哗的一声开了，几个工人代表冲了进来，吓得巴切罗夫脸色苍白。工人代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不得干涉今天召开的集会。”巴切罗夫两手一张说：“抓的人在霍尔瓦特局长那里，我说了不算。”工人代表说：“你打电话告诉霍尔瓦特，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否则决不复工。”巴切罗夫拿起电话刚要拨号，突然又放下了。他狡猾地说：“我现在就去铁路局霍尔瓦特局长那里，让他放人，请你们稍等。”说完，带上几个喽罗，坐上马车出厂了。中俄工人怕大总管巴切罗夫捣鬼，随即决定，集合队伍，直奔铁路局。当工人来到铁路局门前时，巴切罗夫也正好从路局大楼里出来，他走上马车，装模作样地对工人们说：“霍尔瓦特局长答应放人，但大家必须立即复工。”工人代表立即声明：“不见放出来的工人，决不复工。”紧接着，工人中也喊起来，“放人！放人！

快放人……。”巴切罗夫见工人不同意，只好答应再去请示霍尔瓦特局长。大约过了一刻钟的工夫，巴切罗夫出来了，他说：

“局长已命令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放人，请大家回工厂吧。”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是沙俄侵略军的驻地机关，离铁路局很近（即现在哈尔滨铁路卫生学校），工人们立即向那里走去，快到军区门口时，果然看见被捕的工人放出来了。罢工工人纷纷涌上前去，和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大家欢呼：“罢工胜利了，胜利了！”一个俄国工人代表激动地说：“中国工人兄弟，友好地支援了我们，才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中俄工人在这次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此后，一些俄国工人经常向中国工人介绍有关俄国国内和其他各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情况，斗争中的中国工人通过这个途径逐渐了解到一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事物。“五一”的来历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俄国工人那里听来的。还了解到，俄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八九三年在彼得堡秘密进行的。通过这些介绍，开阔了中国工人的眼界，反抗沙俄殖民压迫的斗争也越发高涨起来。

一九〇七年四月，中俄工人在以往斗争的基础上，便多次商量举行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罢工和集会活动。发起者是三十六棚总工厂的中俄工人，并联络机务段、车站及印刷厂等处的工人，准备共同纪念“五一”。四月三十日，总工厂的中俄工人代表去找工厂大总管巴切罗夫，郑重提出：“五月一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要求放假一日，以资纪念。”但是，大总管拒绝工人提出的要求，他摆动着肥胖的身子慢条斯理地说：“根据路章没有‘五一’放假的规定，赶快回去干活，不要提出